佛說大淨法門經

西晉月支三藏竺法護譯　鞠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大比丘衆俱比丘五百菩薩八千一切大聖悉得惣持辯才無量其所建立分別聖慧解三脫門於三世慧無所罣导得三昧定不可轉移十力無畏一切具足尒時王舍大城有逸女人名曰上金光首端正殊妙見莫不悅色像清淨威耀如華陞古所修德本之報形體自然紫磨金色所可遊居卧寐住立坐起經行其地變現亦如身像設著綵帛其服自然轉為金色無央數人莫不歎重見此女者視之無猒言辭不麁鄙和美麗顏貌光澤無有憔悴其於王舍大城之中國王太子大臣長者居士諸子興貪愛心志欲得見隨其所遊園觀河側里巷樹間便就從之男女大小無央數人悉追其後欲觀察之尒時上金光首在於異日與畏閒長者子俱市買好物而相貢上供辦美食至遊觀園駕駟馬車幢蓋珎寶明月之珠紫金挍飾布好座具賣持雜香思夷之華從諸婢人至遊觀園而相娛樂音聲唱和鼓樂前導供養之具載從其後不可計人逐而觀之文殊師利者晉言妙首童真於時從燕室出常發大哀愍傷群生何所人者可以勸化令發大乘以三品法興隆道慧神足變化說法變化教授變化導利入律時文殊師利見上金光首與畏閒長者子俱侶共載乘行詣遊觀園知女往昔本行根源宿世有德吾應化之當為說法必令解達文殊師利尋時變身化為少年端正絕妙顏貌踰天見者喜悅莫不欣戴姿容威曜蔽日月光被服儀類現於人間其所被服照四十里自現其身如有所好文殊師利被服嚴詎觀察逸女所遊之路尋在彼路而於前立適在前立其長者子所乘及上金光首車馬被服尋則覆蔽過不復現光曜滅盡猶如聚墨在明珠邊上金光首遊逸之女時見文殊師利顏貌英妙猶如天子身體

之明煒煒難及肌色悅澤被服有異光曜灼灼從其身出適見此已則自察已不以為奇貪其被服心自念言今欲捨此長者之子下車棄去當與斯人共相娛樂又願吾身得是衣服形貌光像適念此已文殊師利建立威神令息意天王化作男子謂彼女曰且止且止用為發是遊逸之心所以者何如斯人者不志色欲女曰何故息意天王報言是者名為文殊師利菩薩也女又問曰何因作字正謂菩薩為是天子乎為龍鬼神犍沓和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釋梵四天王耶息意報曰女欲知之非天龍神亦非釋梵斯者名曰為菩薩矣又能充足一切人願見衆生心有所求索不逆人意故謂菩薩也女心念言如今所聞必當施我妙好之服即下車往白言仁者願以此衣而見惠施文殊師利荅曰大婦若能發無上正真道意吾身尒乃以衣相惠女言唯然何謂為道荅曰欲知汝則為道女言云何文殊師利設不廣演分別誼者吾

不解也何謂我身則為道者尒時上
金光首即說頌曰
軟首願以　衣服相施　乃知仁者
志弘佛道　如天不雨　久遠之旱
若貪惜者　非真菩薩
尒時文殊師利以偈頌曰
假使女能　發道意者　吾乃當以
衣相惠施　若有堅心　住於道意
天上世間　悉為作礼
上金光首以偈重問
所謂道者　為何句誼　孰為說者
誰得道者　志趣經業　當何所習
得成佛道　開化未悟
文殊師利荅曰大姉欲知有如来至
真等正覺名釋迦文今現在說法演
身平等等奉行道於姉心中所念云
何豈不從已而生陰種諸入事乎女
聞此言蒙宿德本所積善行逮法光
明尋即啓言如是如是誠如所云因
吾我身致陰種諸入耳姉意云何色
有所念有所知乎女荅不也文殊師
利報曰姉亦當知道無所念無所分
別以是之故色則平等道亦平等吾

故說此汝則為道姉意云何痛想行
識為有所念有所別乎女荅不也文
殊師利報曰道亦無念亦無所分別
痛想行識則亦平等道亦平等故說
此言汝則為道姉意云何豈可見色
處內若外及中間耶豈青赤黃白黑
紫紅為在其處其方面乎女荅不也
文殊師利報曰道亦無見无內無外
亦無中間紫紅之貌亦無其處方面
之七色已平等道則平等故說此言
汝則為道姉意云何痛想行識豈可
見處內外中間五色之貌其方面乎
女荅不也文殊師利報曰道亦如是
不處內外中間五色無彼無此亦無方
面也痛想行識則亦平等道亦平等
故說此言汝則為道五陰若幻虛偽
顛倒因從斯生道亦如幻假音聲耳
幻為平等五陰平等幻已平等道亦
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五陰如夢
無有本末道亦如夢本無處所夢以
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
計於五陰猶如野馬迷惑之業從虛
偽興道如野馬自然之數亦無有造

亦無報應是故野馬五陰平等野馬
已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
五陰鏡像無所有道如鏡像亦無
所有以是鏡像五陰平等鏡像平等
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為道五陰
假名而為行耳道亦假名而為道耳
五陰平等道亦平等故說此言汝則
是道
文殊師利謂言更聽五陰無造道亦
無造陰無自然道無自然陰無所有
道無所生五陰無常道曉無常五陰
無安道解苦義五陰空無道曉了空
五陰無我了無我義則為道矣諸陰
寂然了澹泊者則為道也諸陰無受
無所受義則為道矣諸陰無住亦無
所著無住无著則為道矣諸陰無來
亦無有往無來無往則為道矣有五
陰者計於聖法為假音聲言曰賢聖
而於道法言為友矣其所言辭而無
言辭五陰悉無本皆清淨如来如是
悉了本淨得成正覺故名曰道是故
五陰本淨道亦本淨道以清淨諸法
本淨如今大姉諸陰本淨諸佛世尊

道亦本淨一切本淨亦復自然衆生五陰本淨亦然故說此言汝則為道已了五陰則便解道為諸佛道又諸佛者不離五陰乃成佛道道不離陰覺了五陰乃号為佛是故大姉當作此觀一切衆生皆處在道道亦處在一切衆生道無緣辭故說此言汝則為道彼從吾我而生四種何謂四種地水火風也其地種者無我無人无壽無命等於地種道則平等本無所受故謂平等水種亦等道亦究竟本末自然火種平等道為究竟本末無瑕風種平等道之本末而無所見大姉欲知如地種者則以此種如来成道水火風種如来種者亦復如是以此得道曉了地種水火風種則成為佛故說此誼汝則為道地水火風諸種無想於此四大能無思想故曰為道以是之故說汝是道

彼因吾我便則有眼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其眼則空了眼自然分別空者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則為空解自然空則為道矣眼以

空者不知求色色自然空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以空者則不識求諸法無著法自然空則為道矣眼不受色道亦如是眼無有色六情亦尒悉無所受又計道者則無心法如是大姉其眼識界彼於色界則無所住眼識色界道無所住耳之識界鼻之識界口之識界身之識界意之識界不住法界道亦不住心法識界道無所受猶是之故道與眼識界無有二耳鼻口身意識界道與意識無有二界故說此言汝則為道復次大姉分別了眼則為道矣眼本空淨若能解了自然空者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本自然空覺了分別本淨自然空者則為道矣眼自然空則無所染亦無結恨不見侵欺除婬怒癡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意則自然其自然者則無所染亦無結恨不見侵欺除婬怒癡則為道矣眼則無主則無吾我亦無所受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則無有主亦

無吾我亦無所受道亦无主則無吾我亦無所受又計眼者無男子法無女人法已解了道無男女法无男無女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亦無男法亦無女法道亦如是无男無女如来覺了眼色無本了无本者則為道矣耳鼻口身意亦復如是如来覺了意則無本覺了如是則為道矣故說此言汝則為道復次大姉其已身者則無吾我无我無人无壽無命无形無意無作無受无見無聞无取無放无得無知道亦無我无人無壽无命無男无女無身无造亦無所見亦復无有色聲香味細滑之識制一切法乃為道耳今姉身者愚朴無智身為現在猶如草木牆壁瓦石其内地種及外地種如来則以聖達之慧了是地種逮致正覺故說此言汝則為道復次大姉其心意識諸思想念心使意者而有此法無去无来身無所至教無所到亦無津流亦無筋脉亦無骨節髮毛亦不住腦亦不住髓亦不住内亦不住外亦不住中亦無内外

眼亦不住耳鼻口身意亦復不住亦無所住亦非不住亦不建立亦不離立亦無處所亦無土地亦無方面無色無見无授無受无使無教无餘無著清淨鮮潔則為顯耀其心意識亦無欲著亦無淨者無有塵倚本際清淨以是之故亦無欲著無有淨者則為顯耀便無有身以是之故亦無欲著無有淨者如是大姉陰種諸入自然為道道亦自然曉了分別陰種諸入設於已身能除陰種諸入事者則為道矣所以者何道無憂慼無所危害心了此者即便是道覺了諸法一切平等則為道矣文殊師利於遊觀園說此語時虛空中五百天子皆發無上正真道意男女大小隨逐上金光首者於彼衆中有二百人發大道意六十天與人遠塵離垢諸法眼淨尒時上金光首歡喜悅豫五體投地稽首文殊師利足下歸命佛法及與聖衆淨修梵行奉持五戒其心質直乃發無上正真道意口宣斯言從仁之教文殊師利愍傷一切衆生之類

不斷佛教其有人發大道意者亦當如是道所建立興設法施開化黎庶又說經法當為洗除惡穢罪業使得清淨一切諸法乃能寂然而悉澹泊隨順思惟本悉無異自依貪身為顛倒事不了平等而習婬色欲從身出衆生因欲便有塵勞文殊師利猶如今者諸法非法一切本淨迷惑致令從因緣會而有貪欲我則能成合集諸法立於無上正真之道所以者何一切塵欲從其思想因虛偽起已能曉了知虛偽者則能蠲除虛偽之事又聞文殊師利說誼分別所趣塵欲之事猶如雲霧自然無實欲如燄電即尋消化欲者如風察於本末而無所倚欲如虛空度一切界欲如水泡不得久立欲如鬼變於其中間不正之念欲如熱病恍惚妄語欲而無實從緣想興欲如繫縛計吾我故欲無有形計著身故欲如客來不從本起欲衒因想隨衆念故欲如曉觀從若干種而發生故欲無所生從貪羨起欲無所知從彼我生欲之所生為因

諸陰欲界如鍛因意境興欲如諸陰用諸入故欲如若影假名色耳欲不覺了違正念故又復文殊師利計於欲者若能覺了疲懈之句則能知道所以者何道無動轉衆生塵勞欲如破壞分別道故欲者為心心覺了故欲如琴瑟曉了之故所以者何有道之誼不壞欲塵以能不壞便順道也若覩欲者則為道矣所以者何欲入諸界靡所不至假使佛乘無所有者而無有形塵勞之欲亦復如是無有形像欲於諸有而無所有住无所住這發起已尋則便滅心則自然塵勞亦然所以者何心不可察誰言能令心結染癡假使彼心不可覩者塵欲如是亦不可見無積聚處無有方面也菩薩大士若能曉了塵勞之法為貪欲人開化說法不以為猒若教愚恚及等分人誘導說法不以懈惓設使文殊師利如我身欲諸貪欲者亦復如是如我瞋恚及與愚癡一切瞋恚愚癡之事亦復如是如我塵勞衆生塵勞亦復如是譬如大火悉燒草

木賢聖慧火燒除塵勞辟如日光照明衆冥不與冥合聖慧如是蠲除塵勞不與俱合辟如風行不著一切山與樹木行智菩薩亦復如是不著一切塵勞之欲辟如刼盡燒諸有形不燒虛空行慧菩薩亦復如是燒諸愛欲不與一切塵勞俱合辟如淨水不與穢合菩薩如是不與塵俱辟如虛空受持於地智慧如是不與欲雜辟如大風壞鐵圍山菩薩如是以智慧事吹散諸欲辟如有爲名究焰氣乳與水合則爲一類菩薩如是以聖智慧遊除塵勞化令明喆合爲一慧辟如須彌北方天下與諸親里不爲放逸在於樹下而自分別菩薩如是智慧之明見衆人根而爲分別文殊師利吾身如今不畏欲塵亦無所難所以者何我曉欲塵本悉淨故又被菩薩大德之鎧勇猛精進無所憶難辟如怯人求於救者如此之類不爲勇猛開士大士亦復如是離於欲者不爲菩薩辟如有人爲賊所壞不爲猛將開士如是壞愛欲者不爲菩薩辟

如人以清水明珠著濁河中尋時即清不爲垢濁之所染汙菩薩如是在於愛欲塵勞之中不爲瑕穢之所染汙尒時上金光首嘆說此已復問文殊師利何謂菩薩無有塵勞荅曰假使菩薩見於起意若見滅意不當謂之爲菩薩也辟如有限覩惣持者不當謂之獲於無量如是菩薩若覩塵勞意有起滅非是菩薩無塵之謂無塵欲者不見有塵不見結恨無見不見遠離想念乃謂無塵設使行者其心意識而得自在一切所有無泥洹想所以者何心無欲塵想念之緣便得自恣也於諸善惡亦復如是所行無行有爲無爲有形無形一切知之生死塵勞有餘之垢目察於色耳聽音聲鼻香舌味身更心法若得定意志在澹泊於愛欲塵則無垢穢尒乃名曰無有放逸号曰無業而无所習斯之謂也無塵勞者離於有爲及無爲哉乃無瘕疵復次大姉假使菩薩身无塵勞則能度脫他人欲垢如来說此爲無塵勞救濟他人塵勞之欲遵修

菩薩乃爲精進女又問言何謂菩薩現在目前精進者乎文殊師利荅曰觀於空無而不退轉衆生邪見則興大哀觀於無相而不退轉衆生有相則以愍濟觀於無願而不退轉衆生貪願則以愍濟觀無所行而不退轉衆生著行則以愍濟觀無所生而不退轉衆生生死則以愍濟觀無所起而不退轉衆生起滅則以愍濟觀聲聞乘獲聲聞果使不退轉觀緣覺乘獲緣覺果使不退轉觀菩薩乘則以愍哀一切群生是爲菩薩習平等行精進之事辟如丈夫行入巨海趣進極遠乃致衆寶如是大姉正諦觀察空無相願及無所行不生不起聲聞之乘緣覺之乘令難進者至不退轉乃離因緣又如有人入大戰中使難進者將護忿諍令無所害致爲難也如是大姉其諦觀察三脫門者不失菩薩亦尒

示恐懼門謂生死門泥洹之門空無之門所見之門無相之門無願之門彼所想門無所行門精進本德遵行之門無所出門現世之門無所立門陰種諸入無所起門無所滅門典所行門澹泊之門開化衆生導示之門法界之門護正法門聲聞之門緣覺之門說佛道門度佛道門若使菩薩見恐懼門者於一切門而無所著是則名曰善權方便取要言之貪欲門癡門裁離諸愛故瞋恚門裁離於結恨愚濁諸趣門裁無往來故是為菩薩善權方便至於一切愚夫行門所學無學緣覺菩薩如來之門其能曉了此諸門者是則名為善權方便

尒時世尊在靈鷲山遊泉水邊而以經行賢者阿難侍從俱焉於是世尊則以遥讚善哉善哉文殊師利是為菩薩奉習平等現在目前善權方便精進之行如仁所云等無差特也於時以此善哉之音即得普告三千世界其聲悉周六反震動則無央數天

龍鬼神犍沓恕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釋梵四王聞善哉音皆受告勑往詣佛所稽首足下退住一面各白佛言向者大聖為何所讚乃告三千悉見蒙勑大千世界六反震動世尊荅曰天子欲知歎文殊師利有所勸化也又問今者所遊佛言於王舍城東門之下在中街路為上金光首廣說經法談論所趣天子汝等往求法誼時天龍神犍沓恕阿須倫迦留羅真陁羅摩休勒人與非人釋梵四王一切僉然共詣文殊師利談所自現半身而雨天花悉皆周遍王舍大城於彼世時諸天見人人見諸天各自安隱無諍訟者又王舍城無數千人各取諸天所散之花賫詣文殊師利時阿闍世王與四部兵後宮婇女大臣百官從諸小王俱共往詣文殊師利又諸尊者及長者子太子群臣見上金光首威儀耀赫諸根澹怕破壞塵勞離於顛倒殊妙之德而自莊嚴見已如是不復興發貪欲之想

尒時文殊師利告上金光首今者衆人普來集會以何等故無復染著前所欲塵今為安在女白文殊師利一切衆生塵勞之欲則建立志慧脫本際住於法界無本之處無本如此而無老特無生无滅亦無所處又彼塵欲則為本淨分別平等又問女曰何謂塵欲而為本淨荅曰無想不想无應不應以此塵欲則為本淨塵從順行而無所起則為本淨當知塵欲因客遊來曉了空慧與道同居无相之慧無願之慧本淨之明而俱同居察此一切悉無所有譬如虵虺含毒害人若有人來而賫良藥能消恚毒虵這見藥毒即滅除男女大小知毒歇盡悉共戲弄著械膝上無所傷害亦不螫人如是人者本未曾聞法律之時念於不順所見顛倒處於塵欲為之所燒已身貪欲自著顏色已能觀了色如聚沫則知身法猶如幻化分別戲樂若如於夢已解愛欲若如水泡命如朝露万物無常曉了諸陰皆同惱患知身不淨悉為空無觀一切

法皆無吾我正諦思惟本末悉虛不
毀他人不自稱譽亦不自縛不縛他
餘今我從仁聞所說法尋即信樂便
得解脫是故眼視無所染著所以者
何省仁之說應其所作而處塵勞如
是計塵亦無欲垢誰能見者
尒時上金光首白文殊師利一切大
會諸天人民將無恐懼唯為分別如
應說法令諸天人曉了塵欲本悉清
淨愍哀一切使發無上正真道意文
殊師利荅曰欲塵本淨信樂者希所
以者何用不覺故覺塵清淨則成道
矣譬如無生之火不能燒人如是當
知無想之念不行吾我也如所興火
還自燒己如是當知思想之念塵勞
貪欲造生死身如木生火其焰遂盛
如是當知邪見顛倒興起塵勞三界
然熾如火滅後無復焰光如是當知
倒見已止塵則不起即於三界不興
勞垢如百千歲火滅不然人不疑恐
畏於冷灰如是當知雖若干劫習欲
塵穢已解觀之無所積聚如火滅盡
不可施用慧明澹怕塵勞不興如身

中火溫熱雖盛則無所燒如是計之
其心本淨顯耀之明客塵欲起終不
染汙心之源際也於是文殊師利復
問其女又當云何觀于色身荅曰猶
如水中之月影也又問云何觀五陰
體荅曰猶如無化如來之化也又問
諸種當云何觀荅曰猶如水火二界
也又問云何觀諸入事乎荅曰猶如
無施因緣罪福所行也又問云何觀
此諸會荅曰而悉照曜會者心性又
問云何還觀尒身荅曰猶如吾之父
母平等定者而無有二也又問云何
以觀吾身荅曰猶如生盲不見諸色
又問云何曾聽此法乎荅曰已聞是
法如幻師化化人所聽也又問云何
汝豈為發無上正真道乎荅曰吾則
是道無所志求又問云何為奉行於
施度無極乎荅曰修一切度捨諸塵
勞也又問為具足戒度無極乎荅曰
所具足者周滿如空也又問為奉行
於忍辱乎荅曰所可遵修一切諸法
無起無生又問為慇懃精進行乎荅
曰修行諸法無所至湊也又問以為

建立寂度無極乎荅曰建於法界住
無所住也又問為已具足智度無極
乎荅曰志無憍慢心不自大也又問
為行慈乎荅曰以為曉了一切衆生
悉無所有又問當於何求大哀菩薩
乎荅曰當於衆生塵勞中求所以者
何大哀菩薩欲得制御衆生塵勞則
發無上正真道意也又問行喜菩薩
當復何求荅曰己心真實志性清淨
化諸憂慼是菩薩喜也又問菩薩行
護云何具足乎荅曰衆生所諍變鬪
之事具足化之使至安和又問何謂
為諍荅曰獨除無實虛偽塵勞志建
佛道者也又問與誰共諍荅曰與外
衆邪異學心不同者也又問衆邪異
學為何所是荅曰見他所興不能忍
辱而自隨者也又問菩薩忍辱何所
志趣荅曰開化一切衆生之故也所
以者何若不開導何謂忍辱化衆生
者無瞋結恨亦不憂慼則為忍辱又
問何謂危害荅曰積累德本為憂惱
事是為危害又問何謂無害乎荅曰
諸界不憂則為守仁此謂無害也又

問何謂菩薩選擇戰鬪荅曰選擇諸法無所獲故又問云何菩薩降伏衆魔荅曰無所著故不滅塵勞所以者何菩薩降伏五陰不與塵俱以此勝魔善薩降塵不汙本淨究竟本末曉了諸法開化衆生除老死患告諸天子文殊師利菩薩者則為已離一切之智諸通慧想也又問女言云何菩薩開化衆生荅曰專秉善權修行智慧又問云何菩薩建立群生荅曰建立己心之慧聖達菩薩乃能開化一切群生又問令女說法此之衆會悉善聽受也荅曰此不為善聽受者也所以者何有彼我想而反勸耳立於識故也又問云何聞法為善聽者荅曰設能信已如夢其說經法如幻師化了聽假音不著其聲不造解脫有二事者是乃名為善聽受法也又問云何聽承法理荅曰文殊師利歸命法者也

尒時上金光首承文殊師利童真建立威神亦已本德所修智慧於衆會中如應說法万二千人皆發無上正

真道意五百天子宿殖德本志菩薩乘者得不起法忍三万二千天與人遠塵離垢諸法得法眼淨女說法已心懷欣豫則自逮得柔順法忍即便投身文殊師利足下自歸唯願至聖聽我之身得為沙門加哀濟脫不順之念衆人所行皆非賢觀也時文殊師利言菩薩不以除已鬚者為是出家也所以者何其能斷滅衆生欲塵菩薩不以偏護已身獨守其心為是出家也將護一切群萌心志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脫已者為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群萌往反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濟已生死之患為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生死之患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志樂泥洹為是出家也具足一切諸佛之法乃是菩薩之出家矣加以大哀愍濟衆生不見他短不說其闕讚叙彼人篤信之德開示信行以施一切此之謂也其出家者依倚他人為菩薩者無所依倚女問文殊師利何謂出家依倚他人則荅女曰其出家者依倚禁戒不以緣戒為出家也女欲知之志於禪定意不放逸出家依慧不隨惡友遵修脫門是為出家心未解脫不為出家又問何謂菩薩不依他人荅曰不信異人則為無倚亦不

滅度為是出家也解脫一切衆生心性令致滅度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除已塵勞為是出家也滅去一切衆生塵勞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偏護已身獨守其心為是出家也將護一切群萌心志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自脫已者為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群萌往反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濟已生死之患為是出家也度脫一切生死之患乃是菩薩之出家矣菩薩不以志樂泥洹為是出家也具足一切諸佛之法乃是菩薩之出家矣加以大哀愍濟衆生不見他短不說其闕讚叙彼人篤信之德開示信行以施一切此之謂也其出家者依倚他人為菩薩者無所依倚女問文殊師利何謂出家依倚他人則荅女曰其出家者依倚禁戒不以緣戒為出家也女欲知之志於禪定意不放逸出家依慧不隨惡友遵修脫門是為出家心未解脫不為出家又問何謂菩薩不依他人荅曰不信異人則為無倚亦不

消息察他顏色有何智慧從其受明
彼等之人有何異德當從獲致諸通
大慧亦於己身無所悕求此則名曰
不倚他人文殊師利說此出家品時
五百菩薩各脫身衣珎寶瓔珞悉共
奉上文殊師利皆說此言聞尊所論
出家善教吾等亦當從此正義尋如
是行具足出家
於是文殊師利謂上金光首若當還
復上駟馬車與畏閒長者子俱為開
化說此則是汝出家之行也時大衆
人各心念言豈離欲者與有欲人而
俱處乎女尋則知衆人心念便荅大
衆為分別說離欲菩薩與有欲人衆
生之類而俱出生欲以開化令清白
故諸人欲知菩薩離於瞋恚愚癡便
與瞋恚愚癡群黎而俱遊生欲以開
化施慈與明設使菩薩已離塵勞便
與貪欲群萌俱生開化一切遊逸之
類喻如人者母子共處無所染汙菩
薩如是常與一切衆生俱會無所染
汙辟鼓琴人及神呪師雖習所欲則
無有欲菩薩如是處於三界想念之

中如神呪術無所染著於時上金光
首逮得時節獲致法誼至於光明離
諸窈冥覩見塵勞開示真諦則前稽
首文殊師利足下繞之三匝還復上
車則說頌曰
本性為清淨　貪欲不能汙　則無有瞋恚
常遵修慈心　亦不有愚冥　起智慧光明
至德以如是　然後乃上車　前隨畏閒子
而習為放逸　吾本貪欲意　今者為所湊
諸恐畏難者　財利之貪欲　上車以離此
故舉聲歌頌　辟如純厚陰　降雨潤於地
則蔽日宮殿　使人眼不見　其耀不為冥
亦無奪明者　客雲之所為　令光不顯現
愚者心本淨　客塵亦如是　由想不覺了
覆蔽智慧光　計彼明達者　不為有處所
已蠲除塵勞　則号為智慧　智慧不憍慢
心淨無損減　推之無從來　去亦無所到
從念不順正　則有塵勞欲　已應如法念
便趣無所至　名無有處所　而無有受者
則亦無所生　亦無有滅者　不施無所斷
亦不依他人　快哉此正法　微妙甚清淨
辟如油然燈　照入諸窈冥　計彼闇昧者
不知所歸趣　智慧亦如是　滅除衆愚冥

不覩塵勞處　順念成所來　猶如有良醫
療治於衆病　不令身增減　亦無所忘失
病則是遊客　其疾已滅除　亦無有異習
不知疾去處　溥首亦如是　上軟之音聲
覩衆生厄疾　若干以療治　除垢令清淨
趣之智慧門　有所造變者　非法不為論
今此五陰者　及與諸種大　衰入已顯現
本無有差特　是輩這前時　有毒瞋恚俱
今則無傷害　亦無若干變
於是上金光首在於車上與長者子
畏閒俱如是比像詣於清淨遊觀之
園文殊師利而說經典一切衆會歡
喜踊躍其心開解亘然明達咸悉言
曰當共俱往奉詣如來聽所說法捨
遊觀處至佛精舍
尒時上金光首與長者子畏閒俱在
遊觀園散花燒香莊嚴寶蓋辦飲食
饌作倡妓樂而相娛樂雜和擣香以
自芬薰於時彼女觀長者子及來會
人意以滿足神通之力自化其身應
時終亡顏色變惡猶如死人眼耳鼻
口膿血流出身體癃爛不可復視口
中臭氣浡浡腥穢一切毛孔惡露皆

出其腹潰壞腸胃肝肺脾腎五臟屎
尿髓腦悉為流溢青蠅飛集周匝共
食時長者子見此女身變狀如是怖懼
不安欲求自歸濟脫是患令遭難難
無極之恐當從何所免大憂煩各懷
二難凡夫之士見衆瑕穢已之罪咎
將無帝王阿闍世知危害我命一切
眷屬及諸會人悉共驚怖志懷戰慄
各各誼言當於何求天龍鬼神若犍
沓惒沙門梵志殺脫大厄其長者子
德本不純已聞文殊師利說經當所
施行而不曉了於時文殊師利童真
威神所立令園樹木自然聲出讚說
頌曰

如今年少見　諸法自然數　三界虛無實
如幻師現化　愚戇所迷惑　朽肉之塗覆
思想彼虛偽　愚者生染汙　辟之如畫瓶
中滿穢不淨　而人不分別　戴著頭上行
已知中所有　破壞則悉現　不淨自流出
無奇乃迸走　無智亦如是　悉染著女色
覩見像顏貌　思想以自汙　年少今當觀
開化自然身　明者豈著此　瑕穢之臭惡
年少莫恐懼　無得畏虛偽　仁者前所集

諸法自然尒　世尊之興出　施恐使無畏
号謂釋師子　講說上妙法　愛欲非常久
猶如電忽現　雖覩無有實　慧者無所著
辟如流河水　欲取上聚沫　彼無有作者
亦不成報應　名色亦如是　而無有造作
因有罪福緣　便生報應果　少童今自見
顏貌為所湊　不淨何從来　令人懷恐懼
此法無處所　去亦無方面　無往亦無来
自然而化現　彼無有作者　亦復無受者
造法無所受　如幻無有形　放逸於他身
年幼因生畏　當自觀已體　亦是其比類
猶如夢中戲　歡喜而踊躍　一切諸所樂
如夢已便覺　年少便可往　詣於釋師子
世尊大聖人　挽拔恐懼根　計於父母者
親屬及知友　不能為仁者　翻除此患難
唯有諸世尊　能加施無畏　當至歸命佛
及法與聖衆　諸天犍沓惒　人民悉稽首
則離一切難　便獲大利安

尒時長者子聞斯頌已歡喜踊躍善
意生矣則以衣械盛女死屍棄冢樹
間而捨之去
於是世尊欲以開化彼長者子從身
放光其明普照摩竭國界尒時年少

遥見如来與比丘衆圍遶說法如日
出時道路自然現若干變微妙巍巍
寶為欄楯而散衆花其天帝釋則在
前立宣歎之曰年少善利為獲福慶
乃能發心而懷歡豫欲見如来具足
佛身如是比類歸誠諦路欲覩如来
之光顏乎故發行也時彼年少聞此
勸讚即與天帝俱詣佛所帝釋復以
大意之花用與年少言取此花散如
来上則便取花供散世尊稽首佛足
右繞三匝前住白言今自歸佛及法
聖衆以是德本勸助無上正真之道
唯然大聖有放逸女上金光首國王
所識郡縣州城尊者見知實與戲樂
詣遊觀園則於今日顏貌變悪即時
壽終捨諸一切宗室眷屬發大恐懼
將無國王推理問之佛言且止尒以
貪欲而懷恐懼吾當施汝至無畏難
歸命佛者不當復懼所由致恐當斷
其根又問恐懼何因致之世尊荅曰
因婬怒癡而致恐懼用是我身憍高
自大而覩顛倒與恩愛會計于吾我
倚於所有眩愛慳貪招致闇諍自見

其身為縛著故無常常想苦為樂想無身身想空見實想受於五陰以為業故觀四種大求諸衰入悉處所故不察身瑕樂壽命故以是致恐當蠲此意也汝見彼女身壞闌乎對曰已見佛言年少一切諸法皆當別離為勤苦患無有常者愚癡貪之亦不久固如是成就便復散壞罪福報應多危少安色如幻化亦復如夢如野馬現渴者為惑色猶如影行煞忽過辟之鏡像因緣所合罪福報應便復滅沒若水中月因成尋敗如響無言緣對致之行若陰影須臾便消猶如捲手屈即舒散悉以本淨自恣而興辟若如風不可護持虛偽無實亦无所著愰惚為虛因意造名而共相成一切諸法如是無主則當於彼莫樂貪著也於年少意所趣云何貪欲之習思想所湊白世尊曰愚人凡夫思想端正淨妙姿顏便起貪欲於賢聖律法教經誼觀之瑕穢無所貪羨若不思惟正諦真實則習貪欲退逐放逸佛言善哉如年少言貪欲之習志性

若此當棄邪想心思如順遵修其業莫復為也已離我見觀彼平等又問世尊何謂菩薩心思諸法常如應順佛言年少若能思惟分別貪欲瞋恚愚癡及諸塵勞本悉清淨是則菩薩求佛道也辟如年少有形之物為婬怒癡菩薩如是曉了一切分別諸法自在所遊其三毒者則無有本亦無所住如無主屋其屋內外澹泊虛空以離吾我我人壽命便應无相所著令者便蠲除矣以去所著即為無願志所喜樂恩愛悉除無有諸行亦无所造婬怒癡性本皆清淨菩薩如是能悉曉了一切諸法而得自在假使菩薩習如應順遵修法者諸所發意則為道矣所以者何設了已心則了如心覺了分別解一切法則無有色亦無有影則無教令自然如幻其於內外而相依倚亦為道矣為菩薩者无有異道當所施行自曉了心所以者何若能曉了覺已心者則能解知一切衆生心之所存已心寂寞衆生之心則為澹泊已心本淨衆生之心亦復

清淨已心鮮潔衆生之心亦復鮮潔已心離欲衆生之心則亦離欲已心無怒衆生之心則無恚恨已心無癡衆生之心則無癡已心無塵衆生之心則無勞穢若有曉了如此事者是為覺知諸通之慧一切智矣如是應順遵修行者為菩薩也近於本淨則知一切衆生心念假使復為有所好樂客想塵勞依心為垢則不當猒修行法觀設使有人曉了是者客塵勞想則無塵勞佛說是已應時長者子畏聞逮得柔順法忍上金光首見長者子以蒙開化順從律教則與五百玉女眷屬鼓天琴瑟而作伎樂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右繞二匝退住佛前尒時文殊師利謂畏聞長者子為識此姊不荅曰已知之矣又問云何知乎於是畏聞長者子報文殊師利而說頌曰

色者如聚沫　痛痒泡起須　了想如野馬
吾曉知如是　行虛猶芭蕉　識者辟如幻
名号假客来　吾曉知如是　身騃無可貪
等如草牆壁　其心不可見　吾曉知如是

彼無吾我人 無壽无有命 諸種合為身
吾曉知如是 無有此婬怒 愚癡則无處
清淨無塵勞 吾曉知如是 愚者作迷惑
逆念為顛倒 明達无所染 吾曉知如是
猶如蓮樹間 女身之臭穢 彼色為自然
吾曉知如是 本無當來生 終沒與現在
興起無所有 吾曉知如是 軟首當聽之
誠諦解脫者 則免濟瑕穢 乃為頗進退
不始亦不終 而現於生死 開化立衆生
誰不發道意 如吾貪婬恚 不正諸塵勞
一切法無本 善哉經之要

於是世尊應時而笑口中則出五色之光照於無量諸佛國土還繞三匝從頂上入賢者阿難即從座起更整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何因緣笑諸如來至真等正覺未曾虛笑必當有意佛言阿難汝為豈見上金光首乎對曰已見天中天佛告阿難文殊師利乃往古世勸化此女使發道意今於其所而還聞法尋則獲致柔順法忍汝復見此長者子不對曰唯然佛告阿難吾本前世而勸化之使發道意今復從佛而還聞法尋即便致

柔順法忍佛告阿難上金光首過九十二百千劫已當得作佛号寶光明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世界曰寶蓋劫名寶成尒時國中飲食衣服所居屋宅猶如第二忉利天上其佛國土無復異寶而出生者則以菩薩為珎寶矣又彼如來壽命無量得佛道已其時畏間長者之子當為菩薩名德光曜奉持世尊所演法教其寶光明如來未滅度時授德光耀菩薩開士之決乃般泥洹是德光耀菩薩開士吾去之後當得作佛号曰持焰如來至真等正覺其佛國土等无老特尋適授此族姓子決應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其大光明普照世間於是具足授諸決時則八千人因發無上正真道意賢者阿難前白佛言唯然大聖斯經典者名為何等云何奉持世尊告曰名為大淨法門品文殊師利勸助戲變又名上金光首本之化應當奉持之宣示一切佛說如是賢者阿難年少男子及與女人文殊

師利童真諸天龍神阿須倫聞經莫不歡喜

佛說大淨法門經

壬寅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佛說大淨法門經
校勘記

一　底本，麗藏本。

一　六〇三頁上一行「佛說大淨法門經」，磧、普、南、徑、清作「佛說大淨法門品經」。

一　六〇三頁上二行「月支三藏」，資、磧、普、南、徑、清作「三藏法師」。

一　六〇三頁上七行第一三字「力」，資、磧、普、南、徑、清作「方」。

一　六〇三頁中五行至六行夾注「晉名溥首童真」，資、磧、普、南作「晉言溥首童真」；徑作「此言濡首童真」；清作「此言濡首音真」。

一　六〇三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天」，資、磧作「先」。

一　六〇三頁下一八行末字「往」，資、磧、普、南、徑、清作「住」。

一　六〇四頁上三行首字「軟」，磧作「奕」；普、徑、清作「濡」；南作「溥」；普、南、徑、清下同。

一　六〇四頁中三行第一二字「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四頁下一九行第七字「友」，普、南、徑、清作「反」。

一　六〇五頁中三行第四字「諸」，資、磧、普、南、徑、清作「識」。

一　六〇五頁中一〇行第六字「猶」，磧、普、南、徑、清作「由」。

一　六〇五頁下二一行第七字「流」，資、磧、普、南、徑、清作「液」。

一　六〇五頁下末行第九字「中」，資、磧、普、南、徑、清作「内外」。

一　六〇六頁中八行末字「令」，資、磧、普、南、徑、清作「合」。

一　六〇六頁中一四行第一三字「燸」，資、磧作「焰」；普、南、徑、清作「規」。

一　六〇六頁中一八行第九字「妄」，資、磧、普、南、徑、清作「忘」。

一　六〇六頁下一三行首字「這」，資、磧、普、南、徑、清作「適」，下同。

一　六〇六頁下一五行第一一字「覩」，資、磧、普、南、徑、清作「觀」。

一　六〇七頁上一九行第一二字「愍」，資、磧、普、南、徑、清作「忌」。

一　六〇七頁中二一行首字「哉」，資、磧、普、南、徑、清作「者」。

一　六〇八頁上三行第一三字「遵」，資、磧、普、南、徑、清作「道」。

一　六〇八頁上五行第一三字「典」，普、南、徑、清作「無」。

一　六〇八頁上一三行第三字「趣」，資、磧、普、南、徑、清作「走」。

一　六〇八頁中一行「犍沓恕」，資、磧、普、南、徑、清作「乾沓和」，下同。

一　六〇八頁中五行首字「讚」，資、磧、普、南、徑、清作「讚勸」。

一　六〇八頁下一五行第五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尋」。

一　六〇八頁下一六行第七字「械」，資、磧、普、南、徑、清作「於」。

一　六〇九頁中一八行第一一字「度」，資、磧、普、南、徑、清作「寂」。

一　六一〇頁上一七行第二字「了」，普、南、徑、清作「承」。

一　六一〇頁中八行第九字「己」，資、磧作「鬢」；普、南、徑、清作「鬚」。

一　六一〇頁中一一行第一二字至一二行第五字「袈裟名者晉曰去穢」，普爲夾注；南爲夾注作「袈裟者晉言去穢」；徑、清爲夾注作「袈裟者此言去穢」。

一　六一〇頁中一七行「隨諸」，資、磧、普、南、徑、清作「墮落」。

一　六一〇頁下一二行第三字「洹」，資、磧、普、南、徑、清作「洹者」。

一　六一〇頁下一三行第一一字「加」，南作「如」。

一　六一〇頁下一七行第六字「倚」，資、磧、普、南、徑、清作「倚也」。

一　六一一頁上四行第二字「倚」，徑作「依」。

一　六一一頁上一六行第三字「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仁」。

一　六一一頁中一九行第二字「趣」，資、磧、普、南、徑、清作「起」。

一　六一一頁下三行第七字「疾」，資、磧、普、南、徑、清作「病」，下同。

一　六一一頁下四行第六字「溥」，徑、清作「濡」。

一　六一一頁下七行「種大」，南作「界入」。

一　六一一頁下八行第五字「特」，資、磧、普、南、徑、清作「別」。

一　六一一頁下二二行第三字「血」，資、磧、普、南、徑、清作「血」。

一　六一一頁下二二行第八字「癃」，資、磧、普、南、徑、清作「脽」。

一　六一二頁上三行第八字「女」，資、磧、普、南、徑、清作「女人」。

一　六一二頁上三行第一一字「狀」，資、磧、普、南、徑、清作「異」。

一　六一二頁上三行末字「懅」，資、磧、普、南、徑、清作「懼」。

一　六一二頁上四行第一三字「難」，資、磧、普、南、徑、清作「艱」。

一　六一二頁上八行第一三字「戰」，資、磧、普、南、徑、清作「顫」。

一　六一二頁上一一行「純已」，資作「絶又」；磧、普、南、徑、清作「純又」。

一　六一二頁中三行第三字「電」，普、南、徑、清作「雷」。

一　六一二頁中一六行第四字「世」，資、磧、普、南、徑、清作「佛」。

一　六一二頁下九行首字「大」，資、磧、普、南、徑、清作「天」。

一　六一二頁下二〇行第九字「致」，資、磧作「戲」。

一　六一二頁下二一行第九字「用」，資、磧、普、南、徑、清作「因」。

一　六一三頁上一三行末字「捲」，資、磧、普、南、徑、清作「拳」。

一　六一三頁上一五行第六字「護」，徑、清作「擁」。

一　六一三頁上一六行第二字「愰」，資、磧、普、南、徑、清作「恍」。

一　六一三頁上一六行第五字「虛」，資、磧、普、南、徑、清作「空」。

一六一三頁中一〇行第一二字「相」，資、磧作「想」。

一六一三頁下六行第四字「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六一三頁下一五行第九字「二」，資、磧、普、南、徑、清作「三」。

一六一四頁上六行第一二字「没」，資、磧、普、南、徑、清作「殁」。

一六一四頁上八行第一三字「頗」，資、磧、普、南、徑、清作「叵」。

一六一四頁中一三行第一一字「持」，資、磧、普、南、徑、清作「特」。

一六一四頁中一七行第一〇字「千」，普、南、徑、清作「十」。

一六一四頁下末行「佛説大淨法門經」，資、磧作「大淨法門品經」；普、南、徑、清作「佛説大淨法門品經」。